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

莊公三

壬寅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七 晉緡二十六 衛惠二十一 蔡哀十六 鄭厲二十二 曹莊二十三 陳宣十四 杞共二 宋桓三 秦武十九 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 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 復同會也 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生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

心猶未一也【劉氏曰】伯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鄭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爲諸侯主矣【襄陵許氏曰】十二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大國而爲三恪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汪氏曰】是後惟召陵侵陳定陳亨衛下蓋陳在喪梅子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襄陵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啓越境之怨遂成如莒之姦【胡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公作見

【左傳】諸侯爲宋伐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齊桓霸体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之道而序鄭之上也

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伯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夷狄以救中國爲宋討二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乎汪氏曰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及小邾國三國伐郳及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杕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爲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聞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矣以背三鄭之貪鄭之反襲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匡氏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鍾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鍾鼓乎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云脩者曰侵精者曰侵精者爲精淺者爲脩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輒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貶固不服則侵之鄭氏曰伐者兵入其境侵者兵加其境而已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汪氏曰陸淳謂不言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入不意兵法所謂奇也國語伐備鍾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暫是事也汪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夷狄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爲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盧陵李氏曰按杜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傳瑕及原繁源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三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亶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種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簒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爲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二子鄭之貪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詞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冬十月

癸卯　喜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歲廿蔡哀十七鄭厲二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一楚文十二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三曹莊二十四陳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昔鄭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張氏曰伐鄭不出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蒙氏曰鄭突以庶篡嫡昭得返國突復擄樂以逼之昭以弒死突之爲也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聽今爲宋而伐鄭非名也汪氏曰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未成乎伯而宋猶主兵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狄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汪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盛衰焉張氏曰齊伯未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爲中國患矣廬陵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爲伯主之輕重焉又曰經書荆伐鄭一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

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ツ始襄二十四年

附録　左傳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服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　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薛氏曰許男何以先平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　陳氏岳曰九空書會其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　其諱公何也　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　汪氏曰據十七年受鄭詐其曰同盟何也　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與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自北杰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隸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

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爲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何氏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汪氏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實皆不臣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蓋以左氏於幽之盟二則曰鄭成二則曰陳鄭服於新城曰從於楚者服於蟲牢于戚曰鄭服也於馬陵曰且莒服故也於雞澤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於重丘平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于蒲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朾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一幽之盟皆曰同尊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陽士勛疏謂魯莊之世楚國未強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魯文之時楚人強盛而中國畏之新城書同傳云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傳省文也舉斷道以包上下則

蟲牢馬陵蒲之與戚柯陵虛朾之類亦是省文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則戲盟亳城重丘亦其意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是後中國微弱不復能外楚矣是則謂晉伯十有四盟皆爲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朾同欲救宋也于蒲之盟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之盟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即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唐孔氏云載辭稱同咨趙謂盟辭同而無彼此之異蓋惟其同欲是以

載書同辭也薛氏又謂同乎中國亦同心之意也若夫劉原父引敖見且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蟲中分昭十九年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敖向之禮乎新城虒杵皆大夫與盟清丘則四國之大夫當時大夫雖儻然未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安得用天子冬見曰遇之禮乎止齋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辭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爲主然前此瓦屋惡曹後此鄟陵臯鼬皆莫適爲主而不書同齊桓晉悼皆伯者之盛不可謂其不專主盟也或者又謂霸業未盛霸業既衰則書同盟然齊桓幽之弁盟不可謂霸業未盛牡丘霸業已衰而不言同晉悼之盛始終書同盟而祝柯澶淵晉霸已衰皆不書同則霸業之盛衰固不係於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主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

[范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汪氏曰]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誠者蓋寡先儒謂惡其反覆而書同蓋書同盟而反覆之惡自著故于幽爲同盟之始而晉則辭魯昭使不與盟是桓平丘爲同盟之始而魯則失信於齊皆反覆之易見者也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夫春秋爲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其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況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

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獨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弑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弑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姬全節守義一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不未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議之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末爲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

○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莽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褒貶之旨何關內外寮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盟幽是也晉靈伯一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景伯五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鷄澤九年戚十二年亳城北是也平昭各一襄二十五重丘昭十三年平丘是也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

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爲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外楚之例矣但不可以同欲爲皆美故二幽馬陵于戚雖澤雖可褒而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戰雖無貶而重丘亦書同此公羊所謂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要之三說皆有通處當參考爲是劉氏以同盟爲敦同之盟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說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尊德以事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習從之者皆書同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說胡氏雖不敢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丘大夫之盟有不合乎餘見新城及亳北下又曰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翟泉皆微者獨翟泉爲諱公穀梁以此會爲去公以

著疑于齊爲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爲諱與讐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爲諱與楚盟翟泉爲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爲齊初主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蔡梁疑之之說揚其本旨則公本與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邾子克卒

殿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杜氏曰克僖公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高氏曰不能三五十里則列爲子男邾本附庸齊桓始霸從其征伐有功于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爲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陳氏曰何也曰儀父今曰邾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附録 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寫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叔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人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甲辰 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

齊桓九 晉武三十九 卒 衛惠二十三 蔡哀十八 鄭厲二十四 曹莊二十四 杞共四 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 楚文十三 陳宣十六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

【左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侯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

鄭詹鄭之侯人也

書齊人執詹惡去聲齊之詞也【劉氏曰】執詹書人責齊之詞也不稱行人使非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

【孔氏曰】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責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黃氏曰】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己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己者而已此春秋待齊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為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曰】詹不氏與桑弱同桓執鄭詹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敗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侯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責乎若為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邪人執鄭子亦可謂與之乎【廬陵李氏曰】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為侯人此無据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與齊皆非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反

（公）作殲

左傳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領遂氏鄉饗齊戍醮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殲盡也

自滅之義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氏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盡為文

何氏曰稱人衆辭

臨川吳氏曰齊桓伯事方興而以彊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淩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

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史記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

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屈景也

左傳哀四三戶杜氏曰丹陽縣北三戶亭

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

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伺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伺死于遂也

陸氏曰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

張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

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
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圍
陵〕許氏曰齊師城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誠也齊
人城遂齊人殲子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鞅
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城蓋不盡書書城譚城遂
上下一見之也〔汪氏曰〕穀梁渭無遂而存遂乃春
秋存亡繼絶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
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
陳也○〔趙氏曰〕穀梁曰此謂狎敵也
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恐非教迹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
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范氏曰〕執得其罪故曰義也
今而逃之是逃義也〔程氏曰〕

九言逃者皆謂義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詹不能
當留而竊去也　使節守死以解
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
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
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
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
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常山劉氏曰〕詹為正
卿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歸反死特書曰逃以著
匹夫之逃越在他國斯可賤也
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
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
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況逃
之一字則詹之有罪無罪皆可知矣

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逃來訊與之接也張氏曰孰列國大夫輸廩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內亡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爲逋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之罪也汪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汪氏曰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爲君而不知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爲臣而不知義者也廬陵李氏曰書逃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逃歸不書襄十一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麋杜氏曰澤獸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爲異者鹿之大者以其又害也京房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

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高郵孫氏曰以有爲災則書有有盛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氷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蠆書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

九 鄭 厲 二十五 曹 莊 二十六 陳 宣 十
七 杞 共 五 宋 桓 六 秦 德 二 楚 文 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范氏曰 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家氏曰 夜食云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

附録 左傳 春魏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魏公晉侯鄭伯鍾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 不言其來諱之也 公羊傳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通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杜氏曰 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 杜氏曰 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孫氏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訊內無戎備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陝氏曰 去杜櫻遠追戎危公 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暇而明政刑 劉氏曰 公追戎于濟西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兵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凡君之於其民也

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沒而施巧變哉【高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鄖川吳氏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遁退故魯整以兵遠追之【汪氏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清西凱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鄑凱其出境而帶敢及之也夫既不克預備退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來至而預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下公之追之不使戎逋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使戎逋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逋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有

秋有蜮蜮又作域音或

【左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全微矣【杜氏曰】蜮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越婦人多逞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機詩疏云一名射影在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視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或或故為災【孔氏曰】洪範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

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宋建中清國特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蠆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蠆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在再成簒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汪氏曰麋蠆乃物異之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螟螽蝝生志災異之宜也書多麋有蠆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蠆宇以古隸較之作蠆即蠍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蠆則爲異而非蠍矣廬陵李氏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蠆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閭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　晉獻二　衛惠二十六　曹莊二十七　陳宣十八　杞共六　宋桓七　秦宣公元年　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　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暳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太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數踰惡之也　程子曰　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

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滕而往盟爲遂事

滕淺事【啖氏曰】滕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爲遂事起本陳人徵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辭氏曰】正卿送滕礼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冢氏曰】滕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伯主可以遂事往乎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礼也遂者專事之詞【何氏曰】生猶造也專事之辭【孔氏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遂擅成事也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杜氏曰】結魯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滕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特不受專對之辭爾【丘氏曰】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声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蜀杜氏曰】諸侯專相爲盟猶曰不可況以太夫奉

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訓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劉氏曰公羊以爲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傳辟要盟也亦非也曾誠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衒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明矣何謂辟要盟乎汪氏曰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爲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訓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訓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汪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后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著矣不見於經書者訓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廬陵李氏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太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牛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爲善穀梁以爲曾實使之此非經旨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境非正也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故張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

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滛風而致簒弑之禍也【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歿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附録】【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辭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惟邇我國也【程子曰】齊植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邊垂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已女爲媵而遂與伯主大国盟不恭也是以声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国人之婦而軽慢伯主故與齊宋同兵問罪之師結不知礼而爲私爲公兩失歡好礼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啖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境外也與專命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

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頽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頽太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三年苟爲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吳兵矣○廬陵李氏曰經書齊伐我十內始於此苔伐我三邾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朱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忿耳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十六　蔡穆侯元年　鄭厲二十七　曹莊二十八　陳宣十九　杞共七　宋桓八　秦宣二　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范氏曰夫人此年如莒過而不致無礼尤甚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乱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禮記經解疏礼禁乱之所從生乱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防謂堤防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朱子曰衛有婦

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礼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礼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社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礼有帰寧沒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況如呂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入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礼記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礼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說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春秋詳書蓋與詩之変風相應當是時一変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乱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高氏曰]春秋迹其淫乱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是蓋年六十矣淫姦之行老而弥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惠武后年祖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内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附録

[左傳]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

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米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頑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舂也大舂者何痴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啖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舂也若以火災爲天舂新宮災亦是新宮舂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公作我

張氏曰齊桓於是辛壤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爲單主若周閒知鄭伯虢公晉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西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小安能深入乎當從一傳作伐戎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　晉獻四　衛惠二十八　卒　曹莊二十七　蔡穆二　鄭厲二十八　卒　陳宣二十九　杞共八　宋桓九　秦宣三　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晉侯命于翟泉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器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嬉於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 汪氏曰十四年杜氏注鄭子雉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高氏曰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 永嘉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 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亶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吾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乱始息也

附録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己酉　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　晉獻五　衛文公捷元年　曹莊三十　蔡穆三　鄭惠二十八　陳宣二十一　杞惠公元年　宋桓十　秦宣四　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訊何訊爾訊始已忘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

縱也若人如此而入於刑則易於解卦曰君子以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赦過宥罪〔程子曰〕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曰〕刑疑有赦則質于罰而聽其贖罰疑有赦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鄭氏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民目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茅堂胡氏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太眚皆肆春秋訓之〔孫氏曰〕眚因可赦而不言大聖人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劑量於其間不二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端赦者亦赦之訓其惠姦佞罰也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汪氏曰〕通鑑初丞相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特有言焉公惜赦者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宥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國志〕蜀諸葛亮傳

贊曰至梁光盈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其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尽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眚災以縱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瘡痍書曰肆大眚以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眚有何義乎【趙氏曰】穀梁云爲嫌天子不許之葬故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罪罪豈爲得礼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無所忌赦自赦葬自葬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君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礼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謚後代訛謬無別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大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別自爲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婬亂之人得罪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則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政大失春秋之旨矣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僭稱太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謚者著禮之亂也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 公穀作禦

此書專殺之始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閒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大於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林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范氏曰禦寇宜公之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劉氏曰】以爲大夫則非大夫也者知其爲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爲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世子而已有可以爲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魯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三十四鄭申公子者一莒意恢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嘉公子惠晉丕鄭父陽處父先蔑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公子瑕孔達蔡公子燮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陳洩冶慶虎慶寅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曹各一

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者四晉先都士縠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辟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自衆人殺之焉耳【汪氏曰】殺有罪則稱人者罪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攻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

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訊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況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張氏曰】不稱世子妹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禦寇乃君之適嗣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訊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畧殺者之罪也【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大子壯云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訊為五也【家氏曰】何休云訊莊公娶讐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鵜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太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讐為昏惡之大也【廬陵李氏曰】按穀梁註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粟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郤雙孫林父向戌皆書日者實公盟而諱之也此說是矣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

與晉悼出長樓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
愿公可以爲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弱甚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訊何訊爾親納幣非禮
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礼有納采有問名有納
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礼也公之親納幣非礼也
故訊之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
逆齊難之也杜氏曰父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
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范
氏曰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
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

趙氏曰凡盟不目內皆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抗
敵之罪也高氏曰高傒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

宋氏曰及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
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礼去處父族
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耶蓋諱之中有權度存
焉汪氏曰防盟出公來議結昏娶讐人女大惡也
意故高傒不去氏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
汲汲於小信與及何戍盟于劉一也而此復以婚
姻而結盟不顧彌廟不共載天之讐而議娶齊女
比事以觀此爲惡之大者也家氏曰或謂魯與齊
既爲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
齊桓也請昏而一二者齊襄之女也盟讐人之弟
猶曰下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女豈
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娶者其爲吉下主乎
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臨川吳氏曰莊公受
制於母年長而不得

娶毋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已與齊太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讐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蜀杜氏曰春秋內適外曰如苟書其事蓋非常也動涉非礼明書之以示貶趙氏曰昏礼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礼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庚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齊桓十五　晉獻六　衛惠二十九　蔡穆四　鄭文二　曹莊二十一　卒陳宣二十二　杞惠二　宋桓十一　秦宣五　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支陳侯也張氏曰書至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毋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知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垂屬辭示人之意顯矣汪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讐復廢文姜之喪礼自是而下弑君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凡皆不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娶讐女而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至獨伐楚伐鄭牡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牡丘于淮志其衰也當參公穀方通○汪氏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逆此未必然夫莊公設昏于齊

至一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爲好會納幣覘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來之姬是其急齊桓許之姬此其縱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言使也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之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范氏曰]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此奪之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二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訓之[啖氏曰]不言使者

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聘祭伯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爲好也自植之中牟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訓也[汪氏曰]祭來也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臨川吳氏曰]祭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坼內之國王臣也不當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礼或朝或聘其罪一也[永嘉呂氏曰]王臣聘

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二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礼行也然祭伯來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采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汪氏曰】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上荆楚無君臣之詞然曰荆人來聘亦指荆之微者爾曷嘗言荆子來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為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苟請命于王則王命之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使邪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礼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觀社非礼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覘覘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程子曰】畧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何氏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君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言觀社與納幣同義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陳氏曰諸侯非享親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覘之者如齊而曰覘社非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覘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覘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爲卜女卜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覘社再出此誨淫也劉氏曰覘社與覘魚一也覘社稱如覘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茅堂胡氏曰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舉也

附錄

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盍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汪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覘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覘社爲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荊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

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杜氏曰】不書荆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詞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礼【何氏曰】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猶進之故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孫氏曰】以其慕中國而脩礼來聘少進之也

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忝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范氏曰】明聘問之礼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九變於夷狄叛則懲其不格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通鑑】唐德宗曰戎狄

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八貢

春秋謹華夷之辯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劉氏曰】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雖然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故書法如此【東氏曰】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荆昧有君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鄭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脩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汪氏曰】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聚楚子使遂能蓋始而聘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予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浸慕中國

荐讃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秘其號及其來会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畧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為進之耳故以謂君臣同辞夫君臣同辞則此稱國況曰荆人則是荆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辞未詳焉乎曷可謂君臣同辞哉盧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東狄之情每假礼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秦人歸穆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張氏曰為晉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晉絶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手而齊植之待人不以義也汪氏曰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礼而為此會也胡傳義見盟篇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汪氏曰蕭附庸國何氏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汪氏曰中國附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淡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礼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杜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来凡在外朝則礼不得其嘉礼不野合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礼也朝于内猶曰不可況朝于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訓之也劉氏曰為礼非其時猶非其礼也為礼非其處猶非其礼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来聘齊侯来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蕭敬之心繁帥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礼非其礼而猶不受必帰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礼也汪氏曰齊桓公弔犯梁之妻於郊辞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并能如梁妻之知礼而辞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礼矣今并公諂於私欲而受非礼之礼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也高氏曰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覘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遇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廬陵李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也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訓何訓爾丹桓宮楹非礼也穀梁傳礼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礼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范氏曰 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覘社傳曰覘無事之詞以是爲戶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憂莫重於此特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 杜氏曰 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孫氏曰 扈齊地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 禮記昏義 疏三十而娶庶人礼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重昏嗣也 而國不苟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

毋家【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始娶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特而昏耳故毋喪未終娶納幣圖昏之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汪氏曰】漢惠帝制於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爲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張氏曰】至此又盟以結其言而後許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汪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

可許則許不可則卻魯欲求齊昏不可以辭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昧諾則又往覘社以請覘社以請而猶昧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汪氏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讎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葬後求昏於齊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汶汶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補宮以夸示其配鞅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非迫於義而不敢違也【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会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曰此盟公羊以爲危之范甯以爲喜之二說俱不同穀梁疏曰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諭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何得有危故范氏以爲臣子所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二書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1844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九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